大会

第七十八届会议

23 October 2023
Chinese

正式记录

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 (第四委员会)

第 5 次会议简要记录

2023 年 10 月 5 日星期四下午 3 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乔伊尼女士.....(南非)

目录

议程项目 58: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续)(其他议程项目未涵盖的领土)

听取请愿人的申诉(续)

本记录可以更正。

更正请在记录文本上作出，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尽快送交文件管理科科长(dms@un.org)。

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请回收

下午 3 时 15 分宣布开会。

议程项目 58:《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续)

听取请愿人的申诉(续)

1. 主席说,按照委员会惯例,邀请请愿人在请愿人席就坐,发言后退席。

新喀里多尼亚问题(续)(A/C.4/78/4)

2. **Wateou 女士**以个人身份发言说,三次全民投票确认了大多数新喀里多尼亚人希望该领土保持在法兰西共和国之内的意愿。以下情况是不可接受的:有一部分民众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选票的分量取决于投票人的位置;新喀里多尼亚机构不具有代表性。新喀里多尼亚人反对卡纳克社会主义民族解放阵线(卡纳克民阵)的独立计划,并呼吁建立一种新的治理地位和模式,不将某些权利或族裔群体置于其他权利或群体之上。那些不支持独立的人承诺遵从新喀里多尼亚人民的意愿,并与所有政党进行对话。

3. 新喀里多尼亚的不平等现象持续存在,并不是因为缺乏技能或资源,而是因为其领导人未能表现出责任感。新喀里多尼亚过去 30 年的政治历史导致了目前致命的内向状态。虽然自治使新喀里多尼亚能够通过自己的法律并建立自己的发展机制,但法国的支持也使这些措施更加公平和有效。新喀里多尼亚正处于其历史的关键转折点,并必须正视其责任。

4. **Darras 女士**(喀里多尼亚联盟)说,在全民投票过程中,新喀里多尼亚人希望和平地退出《努美阿协议》。然而,他们面对的是法国政府的帝国主义傲慢。法国政府通过单方面向新来的公民开放选民资格,窃取了第三次全民投票的成果。这样,法国政府就确保了殖民地的人口扩张,维持了代理人的权力,并巩固了经济模式。此外,虽然《努美阿协议》承认新喀里多尼亚的政治自治和主权共享原则,但在偿还社会债务或解决殖民地问题方面并没有取得成果。目前的局势使得《努美阿协议》所规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目标无法实现。

5. 2003 年 3 月的《法国宪法》修正案不再承认海外民族人民的权利,再加上有人企图无视承认土著民族

权利的国际标准,这一切正在破坏新喀里多尼亚人的良好意愿,并使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公共政策的执行困难重重。该群岛还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许多建筑物面临洪水的危险。侵吞土地的政策是对土著居民尊严的攻击,而与土地和身份有关的未决问题引起了社区之间的冲突。新喀里多尼亚必须与该区域各国合作,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妥当办法。

6. **Tingal 女士**(卡纳克民阵)说,法国政府蓄意践踏《努美阿协议》以及卡纳克人民的希望。这些措施包括在 2021 年强制进行第三次全民投票,故意破坏独立之路,因为民众的参与由于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的影响而受到限制。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最近访问新喀里多尼亚时,明确表示愿意扭转非殖民化进程,甚至声称同时提供保护,免遭其他入侵。然而,正是法国本身在太平洋区域挑起了毫无意义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7. 在全球挑战的背景下,其中一些挑战是由殖民化本身造成的,为此才决定通过卡纳克非殖民化来寻求解决办法。法国有责任减轻伴随殖民化而来的社区的恐惧,以期建立一个没有旧殖民分裂的国家。法国正在进行一个再殖民化进程,无视投票箱中表达的支持独立情绪的合法性。因此,卡纳克民阵愿将此事提交国际法院,并呼吁提供支持,以确保伸张正义。

8. **Trenyiwa 先生**(忠诚者组织)说,新喀里多尼亚人受到压力去抵制第三次全民投票,以阻止他们表达自己的意愿并争取时间。尽管如此,卡纳克人还是参加了全民投票,付出了一些个人代价,并声明了他们作为卡纳克人、新喀里多尼亚人和法国人的价值观。法国政府向面临海平面上升的新喀里多尼亚人民提供了支持和保护。因此,独立不应被视为前进道路。

9. 即将起草的新规约应考虑到新喀里多尼亚的所有特点,给青年提供和平建设包容性社会的一切机会。该规约应结束阻碍新喀里多尼亚人规划未来的不确定性。作为一个多文化的法国领土,新喀里多尼亚一直是一个深受欢迎的地方。非殖民化的概念对于一个 20 岁的新喀里多尼亚人来说无关紧要。相反,应将注意力转向打击不平等和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提供获得保健的机会。

10. **Wamytan 先生**(新喀里多尼亚议会)说,自卡纳克民阵将 2021 年 12 月 12 日全民投票视为非法以来,当局一直寻求与反独立运动结盟,以捍卫其在该区域的战略和经济利益。这一立场标志着与《马提尼翁协议》和《努美阿协议》所规定的公正性的历史性转变。尽管作出了这一带有偏见的公正决定,卡纳克民阵还是同意恢复与管理国的对话,以期完成非殖民化和解放进程。双边会议产生的协定草案是不可接受的,它只是说明了 2021 年全民投票的新殖民主义性质。只有亲法国的少数民族参加了全民投票,而几乎 57% 的新喀里多尼亚人口,包括几乎全体卡纳克人,都未参加投票。

11. 法国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采取了带有偏见的做法,可能最终关闭非殖民化和解放的大门。这一决定给新喀里多尼亚未来造成了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时期。他的人民是和平的,愿意继续进行双边讨论,但不是在不赞成独立要求的条件下。法国政府应该清醒认识,放弃再次成为全球大国的幻想。否则,就需要联合国牵头进行调解,以维护该国和该区域的和平。

西撒哈拉问题(续)(A/C.4/78/6)

12. **Pureza 先生**以其国民身份发言说,东帝汶和西撒哈拉的情况有着重要的相似之处:两个民族都勇敢地抵抗占领,捍卫自己的历史和政治特性。在这两个事件中,联合国都谴责占领违反了国际法、人权和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原则。在这两个事件中,占领者都试图以所谓的特别自治计划为由,阻挠关于独立的全民投票。在行使自决权之后,东帝汶创造了与印度尼西亚合作的气氛;而萨基亚阿姆拉和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线(波利萨里奥阵线)已承诺效仿摩洛哥。目前不允许行使自决权造成了整个地区的不稳定和不安。因此,联合国必须承担起责任,组织西撒哈拉自决全民投票,这是唯一合法的前进道路。

13. **Israel Herrera 先生**(墨西哥坎佩切自治大学)说,波利萨里奥阵线等武装团体使用儿童和青少年是一个日益令人关切的问题,这显然违反了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基本原则。联合国和大赦国际都谴责了这种令人发指的做法。所有会员国都应努力加强法制,确保在武装冲突中招募和使用儿童被列为战争罪,并受到适当调查。国际社会应谴责该地区的武装团体,包括波

利萨里奥阵线,应将其视为对政治稳定和当地儿童未来的严重威胁。摩洛哥政府在努力改善摩洛哥撒哈拉生活条件和促进该地区和平,特别是通过教育项目,因此需要得到更多支持。

14. **Latif Aidara 先生**(CISPAIX 和平与安全)说,廷杜夫难民营的东道国对目前关于摩洛哥撒哈拉的争端负有全部责任。该国创建了波利萨里奥阵线,并向其提供军事、外交、财政和后勤支持。该国违反国际法,将其部分领土的权力下放给波利萨里奥阵线,并拒绝参加完全由联合国主持的政治进程。该国还表示反对安全理事会第 2602(2021)号决议。

15. 廷杜夫难民营的东道国声称只是一个观察员,但其行动表明并非如此。例如,该国继续收容波利萨里奥阵线,并向其提供援助和保护,同时动员其所有机构反对摩洛哥的领土完整。此外,在西班牙宣布支持摩洛哥自治倡议后,该国中止了与西班牙的友好条约。因此,该国显然是争端的主要当事方。它应承担起责任,真诚地参与圆桌会议进程。

16. **Besnard 先生**(争取撒哈拉自治联盟)说,波利萨里奥阵线是对萨赫勒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严重威胁。这是一个由廷杜夫难民营东道国所创建、资助和武装的分离主义团体,其唯一目标是侵犯摩洛哥的领土完整,助长其地区霸权野心。廷杜夫难民营东道国将大量资金用于武装波利萨里奥阵线,同时又违反国际人道法,授予其对廷杜夫难民营的管辖权。它蓄意制造无法无天和有罪不罚的局面,助长犯罪活动的扩散。妇女和儿童是主要受害者,他们没有任何追索手段。

17. 东道国将数百名儿童驱逐到国外,作为意识形态灌输过程的一部分,然后将他们招募进波利萨里奥阵线武装民兵,进一步破坏了萨赫勒地区的稳定。东道国拒绝参加联合国政治进程,延长了这一现状,并使波利萨里奥阵线更加胆大妄为。所有会员国都必须支持摩洛哥的自治倡议,这是唯一现实和务实的解决办法。

18. **Erb 女士**(Erb 律师楼)说,居住在廷杜夫难民营的大多数人因波利萨里奥阵线而背井离乡,并被用来助长东道国出于政治目的而制造的无休止的冲突。他们

处于腐败领导人的统治之下，这些领导人的首要任务是获得财富和权力。难民营位置偏远，这是波利萨里奥阵线的一项资产。它坚持在几乎没有外部干预或问责的情况下保持完全控制，使难民受到虐待，并便利腐败和大规模挪用人道主义援助。

19. 与联合国监督下的其他难民营不同，撒哈拉人难民营完全由一个军事团体控制，毫无问责制。东道国对在其领土上发生的灾难负有道义和法律责任。50多年来，人道主义援助一直是按照被夸大的数字捐赠给廷杜夫难民营。难民营领导人的政策缺乏透明度，造成严重的信用差距。因此，外部机构应进行准确的人口普查，并确定居民的意见。

20. **Thomas 女士**(全球指导)说，摩洛哥的自治提案只是企图以给予撒哈拉威人自治为幌子而维持现状。根据该提案，摩洛哥将在该领土保留驻军，而且摩洛哥宪法法院将对所有法律事项拥有最终发言权。当地居民将服从《摩洛哥宪法》，由摩洛哥国王根据《宪法》行使最高权力，拥有无限权力。

21. 西撒哈拉的大部分财富掌握在摩洛哥人或外国人手中，而不是撒哈拉威人手中。国王和主要利益攸关方的财产权不太可能放弃。因此，自治提案与其说是一条严肃、现实和可信的出路，不如说是一个维持现状的虚伪工具。此外，并无证据表明撒哈拉威人想要一个自治区。相反，应给予他们应有的权利。

22. **Kadiri 先生**(摩洛哥)就程序问题发言说，当一个会员国代表要求就程序问题发言时，应立即批准该请求，而不是等到请愿人发言结束之后。欢迎请愿人就讨论中的问题发表意见，即使他们的许多意见纯属谎言。然而，对会员国机构的攻击是不可接受的。前一位请愿人提到摩洛哥宪法，并攻击摩洛哥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这种程序问题的请求时，应予以批准，并应阻止该请愿人攻击会员国。

23. **Koudri 先生**(阿尔及利亚)就程序问题发言说，确保委员会工作的礼仪是主席的特权，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完全支持和尊重主席。同时，所有请愿者都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在许多会议上，摩洛哥代表在要求就程序问题发言时破坏了他声称要维护的礼仪。在委员会会议上做出这种行为是不妥当的。

24. **Kadiri 先生**(摩洛哥)就程序问题发言说，请愿人应避免攻击会员国或其机构。他的代表团充分尊重主席的特权。但是，任何一国代表如果目睹请愿人或另一个会员国违反议事规则，都有权提出这个问题。阿尔及利亚代表应尊重这一权利，这符合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和惯例。

25. **El Mekaoui 女士**(国家人道、科学和技术委员会)说，尽管撒哈拉拥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但持续的地区冲突阻碍了发展。地区稳定对全球和平至关重要，而解决这些冲突可能是推进非殖民化进程的关键因素。摩洛哥实施了促进撒哈拉全面发展的各种方案。然而，保障和平对于使该地区得以充分发挥其潜力至关重要，而这将对整个非洲大陆产生重大影响。该地区向清洁能源过渡以及多样化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也将加强各级经济、加强贸易关系、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能源民主。墨西哥在自治方面也曾面临类似的挑战，执行自治计划是实现和平的有效工具。国际社会应支持摩洛哥提出的自治倡议。这是一个合理、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反映了该国对撒哈拉地区化和进步的承诺。

26. **Naranjo Lizano 女士**(墨西哥地球大学)说，撒哈拉威人民有权行使自决权，从而完成被摩洛哥非法占领 50 多年的西撒哈拉的的非殖民化进程。摩洛哥系统地推迟了撒哈拉人民有权进行的自决全民投票。第四委员会应大力倡导遵守国际人权标准，以支持撒哈拉威人民，特别是妇女、儿童、活动家和政治犯。摩洛哥政府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是不可原谅的，其非法侵占西撒哈拉的企图直接违反了所有相关的法律标准。遵守联合国所有相关决议是关键，而本组织应作为撒哈拉威人民权利的保障者。

27. **Belmeddah 先生**以个人身份发言说，撒哈拉威人民面临着严峻的现实。1975 年，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商定分拆西撒哈拉。三年后，摩洛哥完全占领了该领土。自 1991 年确立停火以来，撒哈拉威人民一直信任联合国。然而，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西撒特派团)被阻止组织关于自决的全民投票；相反，摩洛哥在侵占撒哈拉威人民的国家资源时采用拖延战术。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必须使撒哈拉威人民能够行使其自决权，这是国际法明确承认的。西撒

哈拉问题只有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自由和透明的全民投票，才能最终解决。

28. **Njapau 女士**(妇女投资网)说，摩洛哥撒哈拉妇女享有《摩洛哥宪法》和国际人权法规定的所有自由。大批摩洛哥撒哈拉妇女参加了 2021 年 9 月举行的选举。妇女占摩洛哥议会成员的 25%，在阿尤恩和达赫拉的地区委员会中也有大量代表。因此，她们能够充分参与新发展模式的规划和实施。该模式的预算为 100 亿美元。

29. 撒哈拉有许多妇女领导的企业和民间社会组织。然而，在廷杜夫难民营，波利萨里奥阵线将数千名妇女扣为人质，对她们进行剥削、贩运人口和奴役等虐待，而且没有任何补救手段。国际社会应加紧努力，保护难民营中的撒哈拉妇女。只有以自治为基础的解决办法才能使她们有尊严地生活并享有人权。

30. **Boutin 先生**(诺曼底卡昂大学)说，摩洛哥自治倡议是在妥协基础上对地区争端的政治解决办法。它对地区机构作了大量规定，包括一个地区议会和一个在经济、教育和卫生领域拥有重大权力的高等法院。该倡议得到了安全理事会和近 100 个国家的支持。它是在国家一级，包括与当地居民和政党，以及在国际和区域一级进行协商的基础上制定的。它在独立和一体化之间提供了折衷办法，符合自决权，并承认该地区人民对摩洛哥身份和民主项目的依恋。此外，这需要对必要的基础设施和资源进行大量投资。先进的地区化原则已被纳入《摩洛哥宪法》，而摩洛哥已承诺颁布一项关于撒哈拉地区自治的法规。然而，廷杜夫难民营的东道国拒绝参加政治圆桌会议进程，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第 2654(2022)号决议。因此，所有国家，特别是法国，应帮助结束这一长期争端，并重申支持摩洛哥的自治倡议。

31. **Boussif Hammou 先生**以个人身份发言说，过去十年来，摩洛哥南部的加速发展吸引了国内外投资，为撒哈拉人民带来了繁荣。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在达赫拉-黄金谷地，取得了特别好的成果。该地区现代城市的出现也表明了发展方面取得的进展。然而，与此同时，廷杜夫难民营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正在恶化。妇女和青年特别受到恶劣生活条件的影响。这是阿尔及利亚的责任，也是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层失败的原因。

该组织将人道主义援助当作了生意。撒哈拉人已经能够克服撒哈拉的多重挑战，由于返回摩洛哥的家园以及促进城市化和法治，撒哈拉已经成为一个稳定的地区。

32. **Boulon 先生**以个人身份发言说，所有撒哈拉部落都与摩洛哥有着历史和法律联系，并且一直是摩洛哥的一部分。这一点得到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国际协定的承认，这些协定早在波利萨里奥阵线成立之前就已存在。此外，成为摩洛哥的一部分不仅是一种政治安排，也是基于历史、文化和法律现实的自觉选择。放任摩洛哥撒哈拉以外的少数人的愿望阻碍大多数人的意志是极不公正的。

33. 撒哈拉各省取得了重大进展，撒哈拉人民管理自己的事务，并获得自治权，积极参与决策进程。这些进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包括改善基础设施、教育、保健和经济发展。摩洛哥已表明对人权的坚定承诺，这反映在其自治倡议中。该倡议提供了一个和平互利的解决办法，既保证地方自治，又保证摩洛哥主权。自治倡议是实现地区稳定的一个具体步骤，为持久和平、尊重人权和为所有撒哈拉人民实现繁荣提供了框架。

34. **Díaz de la Vega García 先生**(食品救济所)说，自 1975 年摩洛哥撒哈拉实现非殖民化以来，摩洛哥为促进摩洛哥撒哈拉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努力。自 2015 年以来，摩洛哥已投资 100 多亿美元，作为一项宏伟计划的一部分，其中包括该地区的重大建筑工程和由民选的地区理事会领导的项目。摩洛哥撒哈拉的选民投票率和发展指标是摩洛哥全国最高的，而当地居民享有所有公民、政治、社会经济和环境权利。安全理事会赞扬了所取得的进展。

35. 摩洛哥旨在解决地区争端的自治倡议得到了 100 多个国家的支持，其中 30 个国家已在撒哈拉开设了领事馆。因此，国际社会应支持摩洛哥的权利及其未来愿景，并承认当地的事实，支持这一倡议，将其作为解决人为争端的唯一持久办法。

36. **Lygeros 先生**以个人身份发言说，撒哈拉的摩洛哥性质是无可争议的，并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接受，在阿尤恩和达赫拉开设领事馆以及 100 多个国家明确

支持自治倡议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些事态发展既反映了摩洛哥对撒哈拉的历史权利，也反映了当地不可逆转的势头，特别是在南部各省实施了新的发展模式。大多数会员国不承认所谓的撒哈拉共和国，并认为联合国政治进程才是唯一出路。这个伪共和国只代表廷杜夫难民营东道国的霸权议程，并不构成领土、人口或政府。

37. 大多数撒哈拉人生活在摩洛哥撒哈拉，他们积极参与民主和地区发展。波利萨里奥阵线并无合法性，而它唯一关心的是侵犯人权。联合国必须采取行动结束这一局面。

38. **Rosemarine 先生**(安德鲁 M. 罗斯马利安国际法分庭)说，摩洛哥的自治倡议可以通过确保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来解决正在讨论的冲突。摩洛哥发生的毁灭性地震应促使人们关注该地区所有人的实际需要。许多国家在撒哈拉开设了领事馆，这表明它们明确承认摩洛哥的主权，还有更多的国家表示支持摩洛哥的自治倡议。自治倡议是公平和灵活的，因为它规定了撒哈拉人的自决，并强调谈判。它的建立现代民主社会的目标也是颇有远见的。摩洛哥是民主国家，经济不断增长，在生产绿色能源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宪法》规定了加强地方政府，包括在撒哈拉，因此可以相信摩洛哥能够实现该计划。此外，摩洛哥在最近的毁灭性地震中展示了应对极端条件的能力。

39. **Syedibrahim 先生**(世界人道主义运动)说，没有和平，就不可能发展或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摩洛哥的自治倡议是解决这一长期问题的唯一严肃、可信和现实的办法。从历史上看，统治摩洛哥的所有王朝都来自撒哈拉，而大多数所谓的撒哈拉人是摩洛哥人，并且数百年来一直认为自己是摩洛哥人。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都赞成摩洛哥的自治倡议。该倡议满足了安全理事会规定的所有要求。只有通过和平与相互理解才能克服暴力，而波利萨里奥却是一个武装叛乱团伙。任何解决争端的办法都应符合《联合国宪章》，以妥协为基础。美国与世界上许多最强大的国家一道，承认摩洛哥对其南部省份包括西撒哈拉拥有充分主权。因此，摩洛哥撒哈拉问题得到了有利于摩洛哥的解决。

40. **Ramos 女士**(美洲法学家协会)说，西撒哈拉是被摩洛哥非法占领的。根据大会第 1514(XV)号决议，撒哈拉威人民拥有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根据摩洛哥与其他国家或多国公司之间的协定开采磷酸盐和鱼类等自然资源是非法的。此外，委员会应立即解决撒哈拉威政治犯遭受的侵犯人权行为和不人道状况，以及廷杜夫难民营中 170 000 名撒哈拉威难民的人道主义处境。国际社会应保护撒哈拉威人权维护者、记者和政治犯。他们的生命因 2020 年 11 月波利萨里奥阵线和摩洛哥之间恢复武装冲突而受到占领国的威胁。在这场冲突中，摩洛哥使用无人机对人民犯下了战争罪。

41. 应向西撒哈拉派遣一个由人权专家组成的观察团，而安全理事会应反对任何没有明确表示需要组织一次包括选择独立的全民投票在内的关于自决的决议。美国政府应撤销特朗普政府的决定。该决定承认摩洛哥对该非自治领土的主权。波利萨里奥阵线是撒哈拉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42. **Seillan 先生**(摩洛哥法兰西基金会)说，摩洛哥的自治倡议得到了安全理事会和 100 多个国家的支持，其中 30 个国家已在阿尤恩和达赫拉开设了领事馆。国际社会应在联合国和在当地对廷杜夫难民营的东道国施加压力，使其承诺恢复圆桌会议进程。这一进程是政治解决地区争端的唯一途径，也是和平与发展的唯一模式。

43. 廷杜夫难民营东道国试图维持现状，而这危及被困在那里的民众的未来以及萨赫勒地区的繁荣和稳定。它的立场不现实、不务实、不可持续，也不以妥协为基础。鉴于摩洛哥撒哈拉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增长，摩洛哥自治倡议是最可信的前进道路。南部各省的新发展模式有 100 亿美元的预算，为被困在廷杜夫难民营的民众重新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奠定了基础。国际社会，特别是法国，应进一步推动这些和平与发展努力。

44. **Ordóñez 先生**(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说，撒哈拉争端是冷战和一国政府对自决权的机会主义解释的结果。该政府试图为其与摩洛哥的竞争辩护，并将一个不具代表性的政治组织用作工具。这一争端最终是人为的，非殖民化的误导性呼声导致了危及西北非洲

和西欧安全的僵局。挑起这一问题的一方——波利萨里奥阵线目前就驻扎在其领土上——应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654(2022)号决议承担责任。

45. 2007 年，摩洛哥提出了一项自治倡议。据此，前西属撒哈拉的居民将通过拥有必要权力和资金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充分管理自己的事务。国际社会应表现出诚实和政治现实主义，毫无保留地支持这一倡议。

46. 副主席伦托夫-史密斯女士(丹麦)主持会议。

47. **Satigui Sidibe** 先生(萨赫勒冲突转化研究和研究所(TIRAC-萨赫勒))说，必须支持安全理事会为解决撒哈拉冲突所作的努力。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和波利萨里奥阵线之间的圆桌会议进程应当恢复，以期在现实、实用、妥协和可持续性的基础上达成一项双方都能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摩洛哥的自治倡议符合安全理事会提出的要求，并得到了包括美国等大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

48. 30 个国家在撒哈拉开设了领事馆，其中大多数是非洲国家。这证明它们承认摩洛哥对该地区的主权，更不用说该地区在摩洛哥国王推动的南南合作政策中的作用。鉴于这种广泛的国际支持，所有其他各方都应放弃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危险的不切实际的愿望。这种愿望只会破坏北非和地中海的稳定。波利萨里奥阵线与犯罪集团有联系，将提供给廷杜夫难民营撒哈拉人的人道主义援助物品转卖给犯罪集团。镇压、艰苦和族裔歧视使难民营成为武装团体和贩毒者招募撒哈拉年轻人的沃土。

49. **Mezzetti** 先生(撒哈拉威人网络)说，50 年来，撒哈拉威人民一直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难民营，远离自己的领土，等待西撒哈拉问题的解决。长久的等待是不可接受的，特别是占领国摩洛哥正在非法开采西撒哈拉的资源，而这违反了支持撒哈拉威人民自决权的国际决议。撒哈拉威人民对这些资源拥有合法的要求，但却依赖日益见少的国际援助。

50. 西撒特派团应能充分进入该领土，以便进行自决全民投票，并且其任务规定应包括人权部分。政治代表团和国际媒体应能够记录该地区的生活条件和资源使用情况。摩洛哥修建的隔离墙将该领土分隔开来，而在隔离墙的另一边，撒哈拉威难民生活在日趋恶劣

的条件下。维持现状将为整个撒哈拉威人民造成不好的局面。摩洛哥违反停火，破坏了国际准则和联合国的工作。应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并应承认流离失所者的地位。

51. **Bongini** 女士(Hurria——撒哈拉威人团结协会)说，许多个人和机构都在呼吁最终解决这一非洲最后殖民地的问题。正如许多联合国决议所概述的，应允许撒哈拉威人民行使自决权。由于这一进程的拖延，个人和经济都受到不确定性和对人道主义援助的依赖的困扰。联合国各机构报告了难民营的平民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机构应重申对这一问题的承诺，并采取明确的干预措施，以解决冲突，确保撒哈拉威人民有机会行使自决权。

52. **Tessouh** 先生以个人身份发言说，自决权载于联合国的许多决议中。波利萨里奥阵线成立于 1973 年，是撒哈拉威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根据大会第 34/37 号决议，波利萨里奥阵线应成为为寻求解决而开展的任何谈判的一方。国际法院在其 1975 年 10 月 16 日的咨询意见中认为，西撒哈拉与摩洛哥或毛里塔尼亚之间并不存在主权联系。这些国家根据《马德里协定》分割西撒哈拉，显然违背了安全理事会的意愿。尽管 1991 年成立了西撒特派团，但西撒哈拉仍然处于被占领之下，其资源被侵吞，其人民的权利每天都受到侵犯。联合国必须履行义务，结束西撒哈拉这一非洲最后殖民地的殖民主义。

53. **Adjissa** 先生以个人身份发言说，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并未得到欧洲联盟、非洲联盟或联合国的承认。欧洲联盟法院在 2016 年 12 月 21 日和 2018 年 2 月 27 日的判决中，认定西撒哈拉与摩洛哥无关。许多国际组织批评摩洛哥侵犯了撒哈拉威人民的公民、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摩洛哥在国际社会眼皮底下实施虐待和酷刑、迫害记者并掠夺自然资源。2020 年 11 月 13 日，摩洛哥违反了 1991 年的停火协议，袭击了对开放通往毛里塔尼亚的非法过境点进行抗议的平民。

54. 在阿尤恩和达赫拉开设虚假领事馆以及在被占领的西撒哈拉组织文化和体育活动违反了国际法。强行进行事实上的吞并是死路一条，最终将加剧整个地区的紧张局势。联合国必须履行其保护撒哈拉威平民

的责任，给西撒特派团规定人权任务，并使撒哈拉威人民能够行使自决权。

55. **Ouakli 先生**以个人身份发言说，西撒哈拉问题无疑是一个非殖民化问题。安全理事会第 621(1988)号决议授权秘书长任命西撒哈拉问题特别代表。安理会第 658(1990)号决议核准了西撒哈拉解决计划。安理会第 690(1991)号决议设立了西撒特派团。然而，一些请愿人似乎认为，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用来推翻人民行使自决和开发自己自然资源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56. 1990 年 8 月 2 日，国际社会动员起来反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1975 年 11 月 6 日，摩洛哥入侵撒哈拉威领土，安全理事会要求摩洛哥立即撤出；但并没有动员军队，联合国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执行自己的决议。这种情况损害了本组织的地位和信誉。他的国家阿尔及利亚支持撒哈拉威人民根据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原则行使自决权。阿尔及利亚呼吁冲突双方，即摩洛哥和波利萨里奥阵线，在不设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真正的谈判，以便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自由和公正的全民投票。

57. **Lenz 女士**(东欧组织)说，她 1999 年第一次访问撒哈拉威难民营。当时已在组织的全民投票至今仍未举行。相反，摩洛哥继续在一片既不使用其语言也不共享其历史、故事、习俗或传统的土地上行使残暴的权力。在她访问难民营的 20 年中，她还没有遇到过一个居民希望隶属于摩洛哥。第三代撒哈拉威人被剥夺了他们的历史、文化、语言和身份。委员会有能力解决这一悲惨的不公正现象，使他们能够选择自己的未来。

58. **Ahmed 先生**(美国撒哈拉威人协会)说，许多请愿人来到委员会，声称知道什么对西撒哈拉人民最有利，并赞扬摩洛哥占领的好处。这些请愿者是某个宣传机器的付费代理人。一个负责非殖民化问题的委员会竟然为那些使用曾经被用来使种族隔离合法化的同一言辞的人们提供平台，这是可耻的。如果委员会真正关心撒哈拉威人民，就应向西撒哈拉派遣一个实况调查团，以确定他们的实际需要。联合国应赋予西撒特派团人权任务，并组织一次关于西撒哈拉自决的全民投票。

59. **Taleb Aomar 先生**以个人身份发言说，摩洛哥当局在被占领的西撒哈拉每天都在侵犯人权，包括镇压和平示威、剥夺表达自由、任意拘留和殴打妇女和儿童。2020 年 11 月 13 日，摩洛哥违反 1991 年停火，在 1980 年代建造的护堤附近袭击了民间社会活动人士，以分裂撒哈拉威土地和人民。它第一次使用无人机和智能武器对付撒哈拉游牧民以及护堤以东商路上的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尼亚公民。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数十人被杀或受伤，许多民用车辆被摧毁或损坏。对环境造成了广泛的破坏，更不用说该地区严重的地雷污染了。联合国必须制止这些战争罪行。

60. **Fall 先生**(西撒哈拉撒哈拉威人权维护者联合会)说，摩洛哥继续在其占领的西撒哈拉实施侵犯人权行为。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缺席的情况下，尽管有西撒特派团在场，摩洛哥继续绑架撒哈拉威平民，包括最近绑架 **Lahbib Aghrishi**。撒哈拉威人的土地和财产被没收，并交给摩洛哥和外国投资者。为了改变领土的人口构成，摩洛哥向该领土引进了定居者。撒哈拉威人如今在自己的土地上沦为被边缘化的贫困少数群体，许多年轻人已经逃往邻国。在 **Guerguerat** 被占领地区，摩洛哥镇压了示威者，而他们只不过是在呼吁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国际社会应承担起责任，消除殖民主义，确保释放撒哈拉威政治犯，并使撒哈拉威人民能够充分行使其权利，开发自己的自然资源。

61. **Souvi 先生**以个人身份发言说，西撒哈拉在 1963 年被承认为非自治领土，当时它仍在西班牙控制之下。西班牙非但没有完成非殖民化进程，反而违背了义务，允许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入侵并占领该领土。尽管国际法院于 1975 年 10 月 16 日发表了咨询意见，认为西撒哈拉与摩洛哥或毛里塔尼亚都没有主权联系，但还是发生了这一入侵。摩洛哥随后对撒哈拉威人民发动了残酷的战争，并在战争中犯下了无数暴行。1991 年，摩洛哥与撒哈拉威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波利萨里奥阵线达成协议，允许就自决问题举行全民投票。然而，由于媒体封锁和联合国未能监测局势，摩洛哥得以继续侵犯人权并掠夺该领土的自然资源，包括磷酸盐和鱼类。摩洛哥定居者现已取代了撒哈拉威土著居民，成为多数。联合国应确定全民投票的日期，并立即停止对自然资源的占用。

62. **Breid Eleil** 先生以个人身份发言说，他是来自波利萨里奥阵线和摩洛哥占领当局之间冲突区附近努瓦迪布市的毛里塔尼亚公民。西撒哈拉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地方问题，它对整个世界，特别是对邻国产生了影响。例如，毛里塔尼亚依靠被占领的 **Guerguerat** 过境点获得基本商品。

63. 西撒哈拉被占领地区的许多撒哈拉威人被抓押在不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监狱里。他们往往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拘留，并遭受身心折磨。经济状况难以形容，许多家庭每月生活费不足 200 欧元。撒哈拉威人常常因为不赞同占领者的观点而失去工作。妇女特别容易受到这种任意措施的伤害。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举行全民投票，撒哈拉威人民将不可避免地拒绝摩洛哥占领者在其土地上存在。

64. **Taualumru** 先生以个人身份发言说，摩洛哥占领当局继续在西撒哈拉被占部分犯下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特别是自 2020 年 11 月 13 日恢复敌对行动以来。他们在领土各地的许多城镇保持密集的警察、军队和情报人员。反对占领的示威被禁止，参与者遭到殴打、拘留、解雇或其他系统性报复。国际观察员和积极分子被阻止访问该领土和与平民交谈。在此背景下，撒哈拉威人民仍然期待联合国支持他们行使自决权的努力。他们的唯一合法代表仍然是波利萨里奥阵线。

65. **Troch** 先生(奥地利议会)说，萨赫勒地区的不稳定是一个日益令人关切的问题。犯罪集团和外国雇佣军正在利用马里北部冲突、利比亚内战和乍得湖流域“博科圣地”叛乱所造成的深刻危机。萨赫勒现在是贩运毒品、武器和人口的通道。廷杜夫难民营的条件令人难以忍受，居民对正常生活几乎没有希望。有迹象表明，恐怖主义团体与难民营中绝望的青年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安全理事会在一系列决议中，包括最近的第 2654(2022)号决议，呼吁在妥协基础上达成现实、可行、持久和彼此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从长远来看，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观点从未被军事手段击败；需要发展、稳定、教育和社会经济繁荣。因此，摩洛哥在 2007 年提出了一项自治倡议，被安全理事会称之为认真和可信。鉴于奥地利政府在谈判南蒂罗尔省

自治问题上的成功经验，奥地利政府认为这一倡议是在联合国主持下开展的进程的一个可能成果。

66. **Moctar** 先生(摩洛哥撒哈拉之友世界联合会)说，摩洛哥曾被分阶段占领；法国占领了该国的中部，而西班牙占领了北部和南部。它的非殖民化也是分阶段进行的，其南部直到 1975 年才从西班牙手中收复。随后的地区争端是冷战的遗产。

67. 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发起的高级地区化方案旨在让当地民众参与决策，并作为摩洛哥人参与建设自己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繁荣。南部各省约 80% 的摩洛哥人参加了最近的地区和地方选举，从而证实他们仍然充分致力于通过完全融入摩洛哥来捍卫其领土完整。民众已经认识到，地区化将使他们能够决定自己的未来，并获得对相关项目的战略和财政支持。

68. **Cameron** 先生(世界难民行动)说，廷杜夫难民营中虐待、压迫、极端贫困和营养不良现象普遍存在。在东道国官员的积极共谋下，波利萨里奥阵线官员有系统地贪污和出售用于难民营的人道主义援助物品，包括儿童食品。欧洲反欺诈办公室和世界粮食计划署都记录了这些做法。这种令人震惊的情况是东道国不允许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登记廷杜夫难民营中被扣为人质的人口结果。人权事务委员会一再对东道国非法下放权力表示严重关切，秘书长也表达了同样的关切。国际社会必须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结束这场人道主义灾难。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按照摩洛哥的自治倡议，让人民安全、有尊严地返回家园。

69. **Chrif** 先生(斯马拉镇)说，他在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中当选为斯马拉镇主席。他与其他撒哈拉人一道，致力于提供满足其选民愿望的公共政策，并拒绝让该地区的未来由国外的地缘战略计算决定。那些阻碍在联合国主持下寻求解决办法的当事方现在却推卸责任，拖延争端。与此同时，摩洛哥仍然致力于联合国的进程。然而，只有在通过资助和武装分离主义分子制造争端的一方真正参与的情况下，争端才能得到解决。摩洛哥领土完整的敌人则不顾一切地企图阻碍摩洛哥的发展，以推行其狭隘的政治议程，转移人们对其国内危机的注意力。

70. 分离主义永远不可能在南部省份站稳脚跟，因为这些省份正在成为向全世界开放的经济中心。自治是解决人为争端的唯一办法，也是阿尔及利亚南部难民营中的撒哈拉人返回摩洛哥撒哈拉并享受有尊严生活的唯一途径。

71. **Esparza Machin 先生**以个人身份发言说，波利萨里奥阵线直到 1973 年才成立。自那时以来，它改变了立场，以迎合利比亚前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和波利萨里奥阵线当时的赞助方，即阿尔及利亚前总统胡阿里·布迈丁的利益。在摩洛哥爱国者领导的撒哈拉解放斗争中，这一点是不为人知的。在那场斗争中，许多人被法国和西班牙当局杀害。波利萨里奥阵线是一个模仿苏联一党制路线的武装民兵组织，这一点毫无异议。它是为了东道国的利益，由东道国任命其领导人。东道国阻止难民署对廷杜夫难民营的人口进行登记，使波利萨里奥阵线得以侵吞人道主义援助物品，而难民营内的民众却长期营养不良。

72. 波利萨里奥阵线不能声称代表撒哈拉人。它的垄断被撒哈拉争取和平运动的成立打破，而大多数撒哈拉人选择根据摩洛哥宪法举行的选举所选出的自己的代表。大量选民参加了选举，这表明他们致力于维护自己的摩洛哥身份和摩洛哥的领土完整。

73. **Tate 先生**以个人身份发言说，西撒哈拉人民已被殖民化，其资源正被摩洛哥无情掠夺。几十年来，他们的生活被占领所框定，他们对自由的呼声遭到冷漠对待。家庭被拆散，社区遭破坏，生命被夺走。摩洛哥正在开发西撒哈拉的磷酸盐和渔业，而人民则陷入贫困和边缘化。国际社会必须要求给予西撒哈拉人民行使其自决权和开发其自然资源的机会。

74. **Ezaoui 女士**(非洲人权研究论坛)说，她在撒哈拉出生和长大，曾在阿尤恩的公立学校学习，并在拉巴特接受培训，成为一名可再生能源工程师。她现在积极参与管理该地区的战略投资方案。可再生能源目前占摩洛哥在其南部省份投资的三分之一。这些省份消耗的能源约 80% 来自可再生能源。作为一项综合发展方案的一部分，正在沿阿加迪尔-阿尤恩-布支杜尔-达赫拉轴线安装约 1 600 公里的高压电网。摩洛哥公司 OCP 集团正在投资 130 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和海水淡化方案，包括在阿尤恩地区建造一个绿色氨生产综

合体。该综合体将由太阳能和风力发电场供电。这些项目将为撒哈拉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加强当地创业精神，并促进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发展举措。正在建造一条海底电缆，以便到 2030 年为联合王国 700 万个家庭提供绿色电力。撒哈拉人参与了从战略领导到实地行动的各级投资。

75. **Moraga 先生**(人权无国界组织)说，廷杜夫难民营的儿童正在接受军事训练，并在仇恨心态下长大。关于波利萨里奥阵线武装集团在阿尔及利亚领土上每天犯下的罪行的报道已经出现。该团体已经沦为一个犯罪团伙。该团体的前成员公开反对强奸、盗用人道主义援助、酷刑和强迫失踪。他们的指控得到了波利萨里奥阵线前高级官员的证实。阿尔及利亚政府对在其领土上犯下的罪行负有最终责任。联合国应进行干预，以确保阿尔及利亚履行其义务，确保其领土上的实体维护人权，防止虐待未成年人，并避免镇压不同政见者。这样，联合国才可结束痛苦，确保受害者的声音得到倾听。

76. **Bouaziz 先生**(阿尔及利亚青年学院)说，撒哈拉威人民的权利曾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却经常遭到侵犯。至关重要是，非洲联盟和西撒哈拉问题个人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继续努力恢复争端双方，即作为撒哈拉人民合法代表的波利萨里奥阵线和摩洛哥占领当局之间的直接谈判，以使撒哈拉威人民能够行使其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自决权。他的组织谴责那些在被占撒哈拉威领土上开设领事馆的会员国。它谴责摩洛哥占领当局单方面宣布其专属经济区包括西撒哈拉领海。

77. 西撒哈拉的人权维护者遭到攻击、酷刑、长期拘留和杀害。这种恐怖主义行径显然违反了国际人权法。试图揭露这些罪行的记者受到限制。西撒哈拉问题仍然是一个非殖民化问题，只有在西撒哈拉人民能够自由行使其意愿时才能得到解决。

78. **Edabadda 先生**(布支杜尔扶轮社)说，他是受益于穆罕默德六世国王 2015 年启动的新经济模式的年轻一代企业家的一员。该模式以国家和地方行为体之间的可持续契约为基础。基础设施投资超过 100 亿美元，创造了 120 000 个就业机会。获得当地资源的机会是公平的，并提供税收减免，以提高竞争力和促进人类

发展。正在开办职业培训学校，以培养训练有素的当地劳动力。特别是，阿尤恩的贸易和技能城正在培训可再生能源、渔业制造和农业等领域的专家。与远离该地区的个人不同，撒哈拉人最有资格描述当地的事态发展。

79. **Adda 先生**以个人身份发言说，他是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数百名撒哈拉青年受害者之一。卡扎菲政权的一名前官员 **Abu al-Qasim al-Zway** 最近透露，波利萨里奥阵线的第一任领导人在拒绝分离主义后被其现任领导人谋杀。自 1975 年以来控制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派系使用系统的酷刑和法外处决来压制任何异议。它对摩洛哥撒哈拉人后裔实施了种族清洗运动，并在东道国的要求下用邻国的人淹没难民营。

80. 他与来自难民营的其他一些年轻人一起，试图打破沉默，争取人权。他在 **Errachid** 拘留中心被拘留了 64 天，在被驱逐到毛里塔尼亚之前，他遭受了酷刑。许多其他年轻活动家，包括 **Mahmud Zaydan**、**Mulay Abba Buzid** 和 **Al-Fadil Abrikah**，也都遭受了类似的命运。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在东道国安全部队的支持下，正在征服营地居民，以延长争端，谋取物质利益，并为自己的政治议程服务。

81. **Sahel 先生**(阿尔及利亚民族委员会)说，所有人民的自决权都在联合国的原则中得到明确规定，包括大会第 **1514(XV)** 号决议。殖民主义的持续存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并破坏了法治的崇高地位。通过实现非殖民化的崇高目标，联合国将加强公众对其机构及其作为多边秩序安全阀的地位的信心。因此，对于任何支持殖民地人民斗争的人来说，在组织西撒哈拉全民投票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是可悲的。

82. **Ennas 先生**(政治和战略研究和平中心)说，他以前是波利萨里奥阵线的高级成员，但在认识到其主张和目标的虚假之后，他和成千上万的撒哈拉人一样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关于波利萨里奥阵线的起源或其支持者的身份，已经没有怀疑的余地了。正如 **Abu al-Qasim al-Zway** 最近所承认的，波利萨里奥阵线是卡扎菲在冷战高峰时期为使摩洛哥陷入困境而创建的。**Al-Zway** 援引布迈丁对卡扎菲说的话，“你创建了波利萨里奥阵线，然后把它送到我们国家”。美利坚合众国情报和研究局 1977 年 12 月 16 日编写的一份研

究报告指出，集中在阿尔及利亚难民营的撒哈拉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并非来自撒哈拉。来自毛里塔尼亚、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许多成员构成了波利萨里奥领导层和普通成员的骨干；波利萨里奥阵线的大量士兵似乎都是从并非来自撒哈拉的撒哈拉人中招募的。东道国的动机超出了对撒哈拉人自决权的关注。该报告揭露了意图阻碍整个地区发展的各方如何煽动分离主义。

83. **Shaibata 先生**以个人身份发言说，波利萨里奥武装团体对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该团体的分离主义目标与恐怖分子和走私者在整个地区的活动有着共同的利益。波利萨里奥阵线利用武器供应，其成员加入恐怖组织，以执行其反摩洛哥议程。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领导了达伊沙、青年党和“博科圣地”分子；这样的例子包括 **Adnan Abou Walid al-Sahraoui** 和他的副手 **Abdelhakim al-Sahraoui**。这些事件是在有罪不罚的环境中发生的，因为阿尔及利亚将其权力授予了该武装团体。

84. 正如世界粮食计划署所记录的，波利萨里奥阵线侵吞和出售粮食援助品。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尽管安全理事会一再提出要求，最近一次是在第 **2654(2022)** 号决议中，但难民营的人口从未登记。波利萨里奥民兵有系统地招募儿童，对其进行性剥削和思想灌输。波利萨里奥阵线并无代表撒哈拉人民的民主授权，而撒哈拉人民是和平的，致力于摩洛哥的完整。三分之二的撒哈拉人生活在南部省份，他们通过自由和透明的选举选出自己的代表。

85. **Giménez 先生**(**Norberto Bobbio** 政府和公共政策学校)说，自 1975 年以来，许多撒哈拉裔摩洛哥人在廷杜夫难民营中生活在非人条件下。阿尔及利亚政府和波利萨里奥阵线一直拒绝对他们进行登记或为他们提供身份证件。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别样的生活。难民营位于阿尔及利亚沙漠，是地球上最不适合居住的地方之一。由于气候变化，夏季气温可能达到 60 摄氏度。那里没有教育或保健基础设施。由于无法从事农业和畜牧业，人们只能依靠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的人道主义援助。由于波利萨里奥阵线在腐败的阿尔及利亚官员协助下系统地侵吞人道主义援助物品，营养不良现象普遍存在。欧洲反欺诈办公室认为波利萨里奥阵线对这些活动负有直接责任。

86. 摩洛哥提出了一个现实可行的解决人为争端的办法。根据联合国决议和该领土人民的利益，该地区将在摩洛哥主权下享有自治。该倡议现在得到了若干有影响力的国家的支持。

87. **Hamudi 女士**以个人身份发言说，详细的历史研究并未发现 1975 年以前摩洛哥在西撒哈拉存在的迹象。那一年，摩洛哥在全世界眼皮底下强行占领了该领土，驱逐其人民，并使家庭离散。如果该领土真正属于摩洛哥，摩洛哥就不需要诉诸使用凝固汽油弹、

磷弹、酷刑和镇压的种族清洗。因此，西撒哈拉问题是一个非殖民化问题。

88. 撒哈拉威人民在阿尔及利亚支持下开始了他们的斗争，而阿尔及利亚为他们提供了安全的庇护所。与一些请愿者的说法相反，难民营的居民并没有遭受痛苦。她本人曾是难民营的居民，只有一件事使她受苦，那就是摩洛哥殖民主义。撒哈拉威人民为他们的斗争和他们的领导人感到自豪。他们要么对自己的国家行使充分的主权，要么在尝试中死去。

下午 6 时 10 分散会。